

走出困境

教育主体的文化建构 与实践探讨

倪胜利 何元凯 著



西南师
国家一级出版
第六卷 总第 100 期

倪胜利 何元凯 著

走出困境

教育主体的文化建构 与实践探讨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种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困境：教育主体的文化建构与实践探讨 / 倪胜利，何元凯著. —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621-8435-5

I. ①走… II. ①倪… ②何… III. ①教育学—研究
IV. ①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1892 号

走出困境：教育主体的文化建构与实践探讨

ZOUCHU KUNJING JIAOYU ZHUTI DE WENHUA JIANGOU YU SHIJIAN TANTAO

倪胜利 何元凯 著

责任编辑：郑先俐

书籍设计： 周娟 何欢欢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 网址：<http://www.xscbs.com>

邮编：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30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318千字

版 次：2017年8月 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8435-5

定 价：45.00元

XU 序



“教育”是什么，自古及今，见仁见智，确乎不可一言以蔽之。老子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道德经》第四十三章）没有什么可与“不言”“无为”之教益相比的，遵循了自然根本法则的化育过程有“不为而成”之妙。圣人无为而民自化，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古人讲求“尊道而贵德”，“道”即指天地系统运作之道，“教”字的原初意义即为效天地之道。古之为学者还有一深刻见解，“学（斆）学半”，这三个字可以使人悟出很多道理。其中一个道理，那就是要使人成为君子，自己首先得做个君子，教育别人也是个自我塑造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出，人在改造外部对象的过程中自身也被改造。当代科学前沿理论研究者将人看作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在现代社会，从事过教育的人才能真正体验到，教育者自身是在一个双向互动、彼此适应的交流过程中和受教育者共同发展的，并非总是有德者培育无德者，有知者教导无知者。因此，说“教育被认为是导致学习的、有组织的交流”是有道理的。重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关于“教育”的定义，体味其中深刻的意蕴，不能不使人惊异地发现，从中国古代的先哲，到当代最前沿的思想家们，都洞见了一个跨越遥远时空的真谛。

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教育者之间、受教育者之间，都处在一个生态的关联之中。生命之间互为依存的条件，并以相互适应为自身存在的根本途径。主体自身的建构须“以身观身”，推己及人。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四章有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

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在先贤看来，善于建构者牢不可破的根本唯在修德于自身，其根本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文成化，尊奉天地之道；公序良俗，顺从天经地义。圣人言：“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易传·文言传》）今人说：“互利才能共生。”中国古代先哲的智慧与生态学的原理为我们认识和阐释教育主体的生存方式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引领社会是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为一个行将到来的社会奠定基础是教育的神圣责任。构建和谐社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乃至世界通向未来唯一可行的路径。为此而做的基础建构，就是培养具有主体性和公共意识的公民。自由、平等、民主、和谐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共同尊奉的价值观，那不是靠说教，而是靠民主的生活方式培养出来的，是生长出来的品质。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是唯有教育才能担当的使命。适应未来社会生存所需要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形成，需要靠学校教育来完成。学校教育可以创造条件使各种不同的价值、多元文化的信息对个体的文化过程实现平权化的输入，由个体来思考、观察、判断并做出选择，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并成长为有自主价值与和谐共生理念的一代新人。将这种顶层的设计落到实处，那就是在学校教育的环境中创造民主生活的情景，其最主要的任务就落实于教学过程中，因为个体生命中最宝贵的生长期都要在学校的课程中度过。就此来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应当深切地关注并进一步深入探讨民主教学问题，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话题。

通识教育是当前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人们对通识教育的通俗化和庸俗化理解消解了它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现实运作中的形式化和技术化蜕变使之形同虚设。通俗原本是为了便于理解和接受，但也容易演变为空洞的口号。庸俗则消解了价值和意义，使谬误和浅见得以产生。形式化和技术化是指把通识教育变成了一种操作的程序，追求形式上的严密和完善，课程力求多而全，这使人们在按照制度安排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丧失了对实质的追求。通识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形成融会贯通的知识，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奠定基础。有效地实施通识教育，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教师要具有通识。在教师职业专业化的过程中，过

分强调专业化极易导致极端。它的模式化运作复制和再生产出一代代具有狭隘的专业知识结构的教师,成为教育从内部毁灭自身的因素。改变这种状况的现实路径应当从教师教育入手,要求师范生的通识教育必须落到实处。通识课的教师自身得有通识,他关注的不是那些能够被教会的东西,不再殚精竭虑地致力于用某种技术和程序将现成的知识传递给学生,他必须得使自己具备活的知识并且有能力在被分割的知识领域间架设意义的桥梁。如果上通识课的教师只会操着本学科的语言,按照专业课的方式传授知识,开设再多的通识课程也是枉然。指望所有的教师都能像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把几何课讲成人文课是不现实的,但也不是说这永远不能成为现实,更不能放弃这样的努力。通识教育需要一批先行者,他们是真正的社会精英,能将“很多人知道得很少,很少人知道得很多的东西”变成人人都能通晓的知识。大学是唯一能够涌现出这种真正的社会精英的系统,它要做的是为那些担负着文化使命的先行者奠定基础并创设合适的生境。

教育主体的文化过程在学校教育的环境中展开,学生文化和教师文化都是学校文化的组成部分。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可高度概括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求真属科学文化的宗旨,求善为人文文化的目的,求美是艺术文化的追求。受教育核心价值观引导的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系统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之间也存在着交流与互动。学校文化系统包含着庞杂的子系统,从文化主体来说,有教师文化、学生文化、管理者文化等;从文化形态来看,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还有群体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等;从文化发展的方向来看,有正向的也有与主流文化价值追求相反的文化运动,有主流文化也有非主流文化,还存在着反学校文化。这些主要体现于学生文化之中。学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是指为教育文化价值系统所支持和提倡的,为学校制度文化所许可的文化形态,如党团组织、学生会活动,还有与学校精神保持一致的各种社团活动,在中小学一般是课外活动小组而极少有社团。学生文化中的非主流文化也指非正式群体以及非群体的亚文化,这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结构与秩序。既然不属于学校主流文化,当然会与学校制度文化和学校精神发生冲突。这种自发形成的文化形态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它能在集体

无意识的层面发生作用。一般说来,能够反抗制度而存在的现象,当有其深层动力机制的支撑。

“亚文化”是一个中性词,而“反学校文化”似乎有某种贬义。但事实上,反学校文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消极的反学校文化往往与流行的低俗文化有渊源。低俗文化的流行会对青少年文化素养的提高产生很大的威胁。青少年时期,世界观正在形成,知识结构、伦理道德观念、兴趣爱好、审美品位等方面也都处在不断完善和提升的过程之中,因此在价值判断方面往往是很不成熟的。人文素养的贫乏常常导致对文化现象缺乏批判与鉴别的能力,因此也会影响价值判断。追求什么,喜欢什么,看上去像是个人问题,但对于教育来说,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改变个体尚处于自然状态的身、心、知结构,用人类文化的精华对其进行影响和改造,让个体以一种与人类文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去判断事物。反学校文化的消极作用就体现在这种对于个体文化提升的悖逆方面。另一方面,积极的反学校文化对当代学校教育提出了挑战。反学校文化的形成,说明某种文化形态的影响力超过了学校文化的影响力。另外,反学校文化不一定是低俗文化。如果学校文化不能与时俱进,就会变得僵化而失去生命力,反学校文化就会成为一种推动变革的力量。处于弱势地位的、次级的、亚文化形态的事物,如果具有文化新质的合理性,就会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

目前,学校文化面临剧烈的变革,教育文化的价值体系也在重构的过程之中。认识和阐释反学校文化,须直面学生文化的现实。个体生命的生长过程需要大量的生活、失败、试错,需要冗余度和自由度,而这势必大大增加复杂性。学校往往迫于课程的压力而缺少这些必要的条件和机会,常以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从而导致更大程度的混乱与无序。当代青少年正在给成年人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总是超出成年人预设的轨道。在成年人看来,失去控制就是出了问题,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补偿性的教育措施就会失效,于是就愈益倾向于使用控制性的手段和途径,但这必然以丧失生命的丰富性为代价,也必然使学校教育失去魅力。

当前,有一种现实情景在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没有纳入学校主流文化视野的文化观念与价值观,通过现代媒体技术提供的影像文本、纸质文本

和多种社会生活交往渠道,以远胜于学校主流文化的优势和效率,影响着新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变化永远不可能全在预料之中,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提高青少年文化批判意识和价值判断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教育文化价值系统自身的调整和重构问题。对反学校文化加以关注并做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当能为此提供重要的依据。

教师是教育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另一重要群体。教师文化的研究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生存方式等方面。教师专业发展、教师生存状况、教师共同体建构等都属于这一领域目前受到较多关注的话题。教师群体的情况比较复杂,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虽然都属于教师,但实际上处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之中。他们有着不同的教育教学任务,面临着不同的教育对象,生活于不同的教育情景和生活场景之中,因此在价值追求、知识结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这里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群体。教师文化研究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涉及特定范围的教师群体共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知识、理念、行为方式及习惯。基于教师职业的特点,他们倾向于把课堂看作封闭且自足的领域,得靠个人的能力解决教学中的各种问题,独立探究是他们普遍的习惯。受自尊心的驱使,教师往往力避暴露自己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这使教学活动相互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因适应制度性的要求,教师之间的合作会带有某种人为的、做作的特点。真正的、自然的合作是一种建立在教师之间开放、信任且相互支持基础上的理想的教师文化形态。就此意义上说,把教研组建设成为专业学习共同体,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教师文化具有生成性,这主要体现为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所谓“教师生命”,是作为特定文化过程之结果的一种生存模式,它包括个体肉体的、心理的和精神的一切方面,如教师的精神、人格、价值、态度、情感、知识、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构成了其教师生涯的主体部分,其他一切都是围绕这些来安排和运转的。作为教师群体这个“类的存在物”的一员,个体的一切都在为“类”的生存方式之需而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知识在增长,道德在完善,情感在提升,就连身体的某些特征也具有这个特定情景中的“类”的特征。教师这个职业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永

无休止的创造性生活。生成性的意义还在于教师文化的所有构成部分和要素都永远处在动态的组合之中,包括个体内部身、心、知各方面的要素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制度与行为方式之间等。“生成性”“创造性”“创生性”“再生性”等概念,都可以用来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和描述教师文化的本质特征。教师个体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与教师群体的整体文化的联系。尽管教师生活于群体之中,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空,教师关于教育教学的知识、情感、价值与态度,都与个体所生活的空间中的各种关系有着直接的、唯一的、情景性的联系。倡导合作与交流对教师文化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教师封闭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完善的心态,有时候会抵制变化,而保持开放的心态则有利于信息的流通,吸纳不同观点和意见,有利于个体的发展。

综上所述,教学民主、通识教育、学生文化、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研究过程中,教育原理方向的一些研究生参与了文献梳理与调研工作。其中,关于通识教育、反学校文化现象、教师教育和认同感等专题研究的调研材料和文献梳理,分别由郑慧敏、屈育霞、王真、董星星、阴祖宝提供,特此致谢。

第一章 教育主体的文化视角	1
一、主体的哲学思考	3
二、学生文化	6
三、教师文化	16
四、管理者文化	23
第二章 民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27
一、理论思考	30
二、现实境遇	51
三、实践探索	59
第三章 师范生通识教育的困境与改革思路	67
一、世纪回望	69
二、案例分析	77
三、思考与探索	90
第四章 初中生反学校文化现象思考	97
一、相关研究梳理	99
二、案例探讨	106
三、归因分析	111
四、深度思考	121
五、应对策略	124

第五章 中小学教研组变革新视角——基于专业学习共同体理论	129
一、审视已有研究	132
二、教研组本体探源	137
三、专业学习共同体理论透视	142
四、教研组发展现状及问题	150
五、基于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变革策略	162
第六章 贫困地区“村小”教师继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167
一、教师继续教育的发展历程	170
二、贫困农村地区的现实情况	172
三、多维视角透析	181
四、对策和建议	186
第七章 “80后”小学教师职业认同问题浅析	193
一、特殊的群体	195
二、教师职业认同解析	197
三、不容乐观的现实	204
四、环境塑造人	207
五、系统工程	216

第一章 教育主体的文化视角

教育文化关注以教育为途径的人文化成,它是主流文化在教育中的展开。在此过程中,教育主体以人类终极关怀为价值导向,以人类文化的精华为实质内容,以自由人的素质养成为目的,以符号系统为载体,以特定文化系统所要求的行为方式为规范,遵循自组织原理展开交流与互动。该过程的结果是在宏观上形成精神、物质、制度、群体生活方式及习惯等方面的相对稳定形态,在微观上规约并促成个体与所在文化系统相适应的行为模式。

教育主体包括了教师群体、学生群体和管理者群体。他们既是教育文化过程中具有自主性的创造者,也是文化过程的生成物,他们身上凝聚着文化过程的一切联系和作用,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和管理者文化。教育群体的行为方式与他们自身在教育文化过程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各自的任务及其围绕这些任务而展开的各种活动密切关联。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认识和阐释教育主体的本质特点及其文化过程是该领域研究的出发点。

一、主体的哲学思考

教育文化首先是教育主体的活动。何为主体?这里的主体与个体、整体是三位一体的,其主要特征为:第一,教育文化主体是一个个独立的、具有自主行为的个体;第二,这种主体是能够“从存在物身上拷打出它的存在”(海德格尔语)的存在物,也就是说,能够发现意义关联的存在物;第三,主体是彼此相互适应的存在物,可以用“主体间性”来解释其关系。个体自身是一个整体,个体又与其他个体在相互关联中构成更高层次的整体,所以个体只有在关系中才是主体。通常人们将教育文化的主体具体解析为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管理者,但这种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也同时总处在教育化成的动态变化之中。比如,管理者也总是处在教育文化的改变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也同时相互渗透并不断易位。所有主体都是在寻求意义关联之中获得适应性生存。主体的活动是教育文化存在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有了主体及主体的活动,才有了丰富多彩的教育文化。三种类型的主体各有自己的文化模式,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教师文化”“学生文化”“管理者文化”。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在教育文化中有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而学习也可以通过教来增益;教师的任务是教育教学,而教必先学,或者边教边学,无学必无教。

(一)主体生成的自组织原理

主体的文化过程是其本质不断展开、丰富性不断增长的过程,是潜质在一个刻意营造的环境中不断生长、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虽然教育文化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点,

但个体的生长和发展也遵循着自组织原理。文化的要素作用于个体,有无影无形、无声无息、无处不在、无人驾驭的特点,因此,个体“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潜在的、漫长的、无意识的整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要素随机的相互作用,具有难以控制和把握的特点。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教育是人类的控制性活动,所谓“培养人”,就是按照社会的要求来复制人才。确定性地预言一个受教育者将被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曾经是教育科学的追求,^①像阿基米德(Archimedes)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那样,教育中的决定论煽动了许多人的狂热。今天看来,它已经显得十分可笑。英国生物学家克林顿·理查德·道金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你拣起一块石头,把它抛向空中,它会呈一条漂亮的抛物线落下;但是如果你把一只小鸟抛向天空,它的行为决不会像石块一样,它会飞向树丛的某处。”^②一些人总是抱有一种类似投掷石头那样的控制欲望,为未来的个体设计生命轨道。然而,教育所面临的最大困惑之一就是教育的对象似乎总是不按照教育者预设的轨道运行,而在教育者的计划之外,常常发现大有作为的学生;还有,同样的教育环境,同样的生存条件,何以会造成个体发展样式的巨大差异?教育文化生态中的每一个体,都不会对施加于其上的教育做出单义的回答,他是一个独特时空里自组织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文化主体。

(二)主体间的循环与互动

个体作为一个有机生命,其机体内有各种循环结构,如血脉和神经网络等。“如同河流一般,我们的身体随着细胞的有规则的更替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更新。同时,我们心里所相信的身体中的那个‘自我’也处于变化之中。我们既是十年前的‘同一’人,又是实质上的新人。而且,我们还在继续变化着。”^③人的精神状态和人的物质存在之间,也构成一个循环系统。人的身体的、心理的和知识结构的系统之间的循环交流与互动,体现在以下的过程之中: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促使个体从事有益于个体身心发展的活动,身心的陶冶会增进健康,从而可以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进而促进认知能力的成长。这就是一个超级的循环结构。处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体,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循环与互动关系。“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道德信条以循环

^① 给我一打健康而又没有缺陷的婴儿,把他们放在我所设计的特殊环境里培养,我可以担保,我能够把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训练成我所选择的任何一类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界首领,甚至是乞丐或盗贼,而无论他的才能、爱好、倾向、能力,或他祖先的职业和种族是什么。——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

^② [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M],陈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25.

^③ [美]约翰·布里格斯,[英]F.戴维·皮特,《混沌七釜——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M],陈忠,金炜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3.

的机制作用于社会中的每个人,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秩序结构。

反思是人类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思考,所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易经·乾卦》,是说君子每天不断进取,到了晚上要对自身进行反思,用这种方式不断纠正自己的行为,即“反复其道”《易经·复卦》,就能符合天地系统运作之“道”,找到自己在天地系统中的位置。人类对自身复杂性的探究本身是一种永远不会停止的思想追逐,这种不断上升的追逐又使人类的思维与世界的隐秩序之间产生循环。超循环使组织之间的结合更紧密,使系统具有更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历史的经验成为晋升的阶梯,从而使系统的复杂性不断提高,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教育文化过程是由主体间的交流与互动来进行的。大约是在进入工业化的时代以来,教育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单向的传递过程。对这种教育文化进程中的“退化”和“蜕变”,我们还须从各个方面来认识和反思。即使单从教育者“教”的行为来看,这也是一个永远处于动态中的适应性过程,没有人可以不学而永远“教”下去。复杂理论的研究者 M.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在《夸克与美洲豹——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奇遇》一书中提到,当人在训练一只狗时,实际面对的是一个运作中的复杂适应系统,而人自己也正是充当着这样一个系统,训练过程就是两个复杂系统彼此相互适应的过程,反过来看,也就是狗训练人了。^①这个原理是对“教学相长”的科学解释。交流与互动发生在教育文化生态环境中各种形态的复杂适应系统之间,这不仅是指作为教育活动主体的有机生命,还有各种观念系统。如前所述,文化基因所负载的生命信息,也是要通过各种媒介进行复制和传递的,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不同生命系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其影响具有双向性、循环性、渗透性。每次互动,都有超循环意义上的扬弃与消长。沿着这种思路拓展开来,对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的理解也就有了统一的认识基础了。

(三)主体的文化选择

教育传递和传播的文化,是经过选择的人类文化,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精华。教育的文化选择体现了价值追求。教育究竟“教”什么,始终是一个不断被拷问的问题。具有永恒意义的智慧要素和系统的、整体性的知识结构总是本质追求的目标,其中也总是掺杂着现实的功利目标。从古至今,从中到西,教育的文化传承保存了人类文化宝库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人类的文化生命是一个绵延不断的生长过程,使文化这个独特的生命系统得以延展的根本机制就是文化基因的一代代复制。有机生命的遗

^① [美]M.盖尔曼,《夸克与美洲豹——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奇遇》[M],杨建邺,李湘莲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9.

传信息存在于基因,而人类文化的精华则是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基因。传递与传播内容的选择,也是文化路径的选择。纵观了西方哲学发展历程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发现了一个至今也很少引起关注的现象——从柏拉图(Plato)到笛卡儿(Rene Descartes)之间,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教师。^① 哲学总是代表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高度,这种文化生命也总是要通过教育来复制自身,舍此还有更合适的途径吗?我们还可以反过来看,人类历史上真正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哪一个不是哲学家?在教育文化选择问题上,没有哲学层面的思考,没有对人类知识状况的整体把握,是难以做出对人类文化进程有积极影响的价值选择的。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我们再也难以见到像孔子和“古希腊三杰”那样的教育思想家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际的情形是:只要懂得一门专业知识,就可以当教师。工具理性主义泛滥所导致的价值理性式微,严重地阻滞了教育文化的健康发展。教什么的问题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成为教育文化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文化内容的选择上,短期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造成了教育的技术化蜕变。当然,这种情形最终是要为教育文化过程所否定的。所以,课程对文化的选择也不是永远不会出错的,但教育文化自身具有自我改造、自力更生的功能,在批评与反思的基础上,将能“化”出新的现实。

二、学生文化

学生是学校文化中的核心主体之一。这个群体有着共同的特征,也存在着因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差异性。学生文化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引起教育群体的关注,是教育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教育文化过程不断深化的体现。从宏观上来看,学生文化的形态发生与社会文化发展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生文化的多元化和人类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密切交织在一起。

(一) 学生文化研究

20世纪30年代,国外学者就已经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学生文化进行专门的研究。一些实证性的研究表明,中学生已经形成了由价值、规范、习俗等组成的文化形态,有相对稳定的结构与等级秩序,也具有抑制教育的反知识性质和倾向。学业成绩、才能、关系、背景等是青少年在群体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父母与老师,班级就是一个亚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提出了“反主流文化”的概念,如新左派运动、嬉皮士、群居村、吸毒、摇滚乐等都被看作与主

^① [英]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卷)[M]. 马元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80.